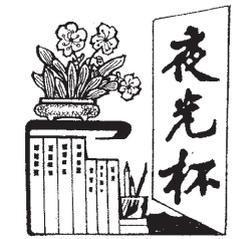


梁文道邀请何曦为新版的《瓦尔登湖》画配图。也许他发现了背离人群的何曦,与瓦尔登湖畔的梭罗有相通之处。

何曦数十年如一日,每天九小时待在画室里工作,他说自己就像一个车间工人,一天不画画就会心慌。梭罗也一样,隐士一般生活在丛林里,他说每个人不啻是一国之主。简单而重复的日常,对安然一隅的他们来说自有一种纯粹和神圣,时间的流逝只不过是一场幻觉罢了。

林中生活的梭罗在当时引来一众猎奇者,对他的现状纷纷指手画脚,只有寥寥几个朋友懂得他的选择。一两百年忽然而过,芸芸众生并没有真正改变。而梭罗和何曦,更不会为世俗而改变。在这个机会主义盛行的时代,何曦不从众,不讨好,不重复自己。他与梭罗一样逆流而行,一直都在自省与追问。

2020年以来,何曦更多面向自身、当下与未来的终极思考。他说自己是



谈及美食,人们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“山珍海味”盆盆碟碟的景象。但在我看来,美食无关乎食材的尊贵或平凡。

上小学的时候,遇上寒暑假,父亲有时会把我送去扬州扬桥乡下“度假”。清晰地记得,每逢我回乡下,祖父祖母每日里都是满面春风,我在乡下的日子有那么多的欢乐。

祖母总是不停地在种满各种瓜果蔬菜的自留地里和灶台边忙碌、转悠。每天煮还没叫,她就起身了。烧水、熬粥,还会专门为我做上一碗“面糊子”。

祖母做“面糊子”,先是在大锅灶上煮上粥,然后拿个敞口碗,放上半碗自家磨的糯米粉,把装有糯米粉的碗放在粥锅里炖。

不多会儿,灶上汤罐里的水也沸了,祖母便双手从粥锅里端出盛有炖“熟”的糯米粉的碗,慢慢地将汤罐里的开水倒进碗里,一边用筷子缓缓地搅拌,并愈搅愈快,浆状的糯米粉旋起一圈一圈的涟漪,涟

漪越来越密,又越来越细……当祖母停止了搅拌,涟漪散尽,面糊也就做好了。这时候,东厢房(灶间)的灶台上淌进了金黄色的晨辉,灶间的水缸上、小凳上、柴火上都金灿灿的。乡间的早晨是那么的美丽!再看碗里的面糊,在斜斜的阳光照射

下,犹如一汪静静的湖水,那么的细腻、洁白、晶莹,又如羊脂玉般的温润、透亮。祖母又往面糊里放上了一勺猪油,再放上一勺黑芝麻、一勺白糖。

伴着冉冉升腾的大灶粥锅里的热气,立时厨房里飘散着无以名状的极其可人的气味。我一手端着面糊,一手拿只小调羹,浅浅地舀一勺,蘸点芝麻、蘸点糖,轻轻地嘬上一口,面糊是那么的滑溜,糯糯的,有点油润,夹杂着黑芝麻的香和白糖的甜,味溜一下滑进肚

一个悲观主义者,关注物外的价值与生命。他用熟悉的山水笔法致敬“瓦尔登湖”,黑灰交界的水面犹如时空流转,无边的宁静之中,一泓白浪神采飞扬。早已不再纠结于各种技法的他,无意于中西融合,在日复一日的思考与挥写中突破了中西绘画表现的界限,一如长久束缚后突然打通任督二脉,重获身心自在,便可以直面人生的无常。

梭罗总在瓦尔登湖畔,用黑夜迎接光明:“遮住我们眼睛的亮光,对我们无异于黑暗。唯有我们清醒的时候,天光才大亮。”何曦画夜色中的大海,或白浪滔天或潜流暗涌。再黑的海,也会有自己奔赴的方向或航标,载浮载沉。古人会在下游石崖“凿石作塔,以为舟标”,一块礁石、一个山头、一丛杂树,都可能成为航标。或者被一盏灯塔指引,忽暗忽明。在伍尔夫的《到灯塔去》中,当终于到达灯塔时,早已物是人非,而孤岛上灯塔的光亮,依旧穿透冰凉黑暗的海水,照向对岸。

何曦用画山的笔法来描绘海浪,流动为水,凝固成山,墨法与皴法俱全。他不写生,不打稿子,不在意写意与工笔之分,常常

里,此刻,美美的味道似乎弥漫了整个身心!祖母笑眯眯看着我吃面糊的样子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,灶膛里的火光一闪一闪的,时不时映在祖母的脸上,是那么的灿烂!我从心底里觉得:祖母做的面糊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!那个年代,我的父辈、祖辈是很少用“美食”这个字眼的。

一直以来,每每谈及美食,我总是想起“面糊子”的好吃。其实,我又何曾不知,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无法忘怀的是制作美食的祖母和母亲!所有居家食物,她们都是用心在做,在她们持家意识里,浸润了对孩子们无限的爱。无论是寒气逼人的晨,还是闷热难耐的夜,总是在灶台边转悠,似乎365日天天如此。现在我的太太也是这样,关切着孩子们的饥渴,喋喋不休地叮咛着孩子们的冷暖,总是忽视自己而把全部心思倾注到了对丈夫和孩子们的照顾。天下女人之伟岸、柔美和慈爱莫不有此。

我爱美食,更赞母爱。

力量:“我们只能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,掌握这股神奇力量的,不是他人,正是我们内心的自己。”这句话如同一盏明灯,照亮了我前进的路。最终,我遵从了自己内心的选择,备战秋考,取得了理想的成绩。

暑假听到书展的消息后,我看着家里的漂流瓶,突然有个想法,去分享这些故事,如同把一个装满感悟的漂流瓶传递出去,以这样的方式完成“跨年桃李”的约定。于是我告诉了作家老师……

10点,读者分享会开始了,我被安排在第一个出场,尽管空调开得很足,走上讲台时,紧张得心里已满是汗。迎着作家老师温柔而坚定的目光,我渐渐平复了心情,从最熟悉的事说开来,

慢慢也开始和台下的观众有了眼神交流。当说到最后时,我的心情是酣畅淋漓的。有个坐前排的小女孩扎着双马尾,突然仰起脸,就这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,听得很认真。我已经可以想象到她开学后如何将这些故事得意地分享给小伙伴了。当掌声响起时,我确信从作家老师那里获得的,装满爱、自信、担当的漂流瓶传递出去了,“跨青春约定”实现了。“爱让这女孩,一夜长大”,正在录像的爸爸哼起了梁静茹的歌。分享结束的那一刻,我突然感觉自己可以面对20岁——一个新的十年了。

它身上长到卷起来的毛发是白色水草,能够将我拖上岸,让我不再害怕南方即将到来的湿冷冬天。

我们都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,从四面八方而来,在山海与烟火之间重逢,重逢在这无边的夜色与寂静之中。

之一,清晨吃茶读古书,宋人笔记,陶谷的《清异录》,写了一串古人的豪宅。

比如,一位王爷会见同事友人,他也去了。到了王爷家里,仆人引他坐在一个亭子里,亭子叫“览骥亭”,坐了一会儿,琢磨不出来,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,呼仆人过来问了问,仆人答,我家王爷平日,喜欢坐在这个亭子里,观赏群马,以此为娱乐。所以这个亭子叫“览骥亭”。

再来一个。长安富室,就是长安的富豪王某某,建了一座高高的楼阁,用银质镂花的三棱立体屏风,替代篱笆,这些银屏风里装满了香,香气自镂花中袅袅逸出,清雅得吃不消,那座楼阁,叫“含薰阁”。含字用得体贴,用得节制,王某某看起来不是寻常土豪。

银屏风,让我想起,当年,1991年,陈逸飞先生年纪轻轻,声名鹊起,他的名作《浔阳遗韵》,在香港成功拍卖到天文数字,真的是一夜之间名动四海。第二天,香港的报纸,纷纷把这幅《浔

阳遗韵》称作“黄金屏”。这个创造了当时最高价中国油画拍卖纪录的天文数字,是137万港币。最近,这幅作品重现拍场,于2024年的5月,拍到了3546万港币的宇宙价格。

再来一个,安徽宣城何子华先生,家里的院落中,有四株古樟,古老的橙子树,用如今的语言,叫作年份橙。何先生雅趣,面对这四株古樟,建了一座“剖金堂”,每当霜降子熟,开樽洁饌,与友人们共享人间繁华。

家里有几棵老一点的果树,实在没什么不得了;不得了的,是“剖金堂”那份风流倜傥。吃水果,也要跟有气质有根底的读书人一起吃,才有滋有味。

之二,去深圳,住在文华东方酒店。酒店的接机车,接了我们拍拍满两车客人。抵达酒店门口,跳下车,抱抱一年不见的Ditty妹妹,抱抱一年不见的乔。乔是酒店的VIP客户总监,相貌堂堂,一身西装绷得秀挺。乔拖了我的行李,我们姐弟手挽手直

接上楼进房间。路上问乔,妈妈好吗?乔的妈妈患老年失智,是乔的大痛。乔答,妈妈没有好转,还添了帕金森,现在住在养老院,爸爸也陪妈妈住在养老院,方便照顾妈妈。我听了,心疼得不行。乔反过来安慰我,说,姐姐啊,至少,我现在亲吻妈妈,妈妈的面颊是热的,至少,我还有妈妈的人。听完这句,我不禁伸手扶墙,忍忍眼泪,问乔,工作还好吗?开心吗?乔答,工作好,很开心。前些日子接待了C罗,混成哥们儿了。

乔把我安置好,转身去机场飞北京了。后来Ditty告诉我,乔是为了接到我,特意改签了去北京的航班,我们姐弟匆匆讲了15分钟的话。

乔走后,我去了泳池。文华东方的泳池绝美,一个人在泳池中默默去,吟咏着乔跟我讲的那几句,泪满、泪满。乔在我房间里,留下的卡片,一手毛笔字,“亲爱的姐姐,欢迎回家,健康喜乐”。

之三,周末的午后,与朋友饮茶,于朋友的老洋楼里。那栋楼真是美,1934年贲安的作品,九十年的老屋,虽然沧桑,架子还是极美。有电梯,12层楼高,当年想必风华绝代时髦得不得了。朋友的茶室在底楼,我特地爬楼梯上去,逐层观赏了楼房的结构。

老派的法式公寓楼,顶楼有一整层的小屋子,用来分给每层的住户,一户两间,给男仆和女仆居住,每套公寓内不设仆人房间,仆人集中居住在顶层,于雇主和仆佣双方都比较方便。这种仆佣房,小如宿舍,但是视野一流。后来,从外省来巴黎的年轻人,一开始也会租住这种便宜房子,慢慢成长、慢慢赚到钱,离开顶层,移到楼下,是人生进步的一种阶梯标志。上海梧桐区里的老洋楼,顶层的小房子,如今颇多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,屋小而价廉。

看了房子,坐下吃茶,朋友泡了紫笋、草木神极茶和普洱老仓生茶,你来过瘾。吃茶如今太贵了,远远贵过柴米油盐,这是很让人沮丧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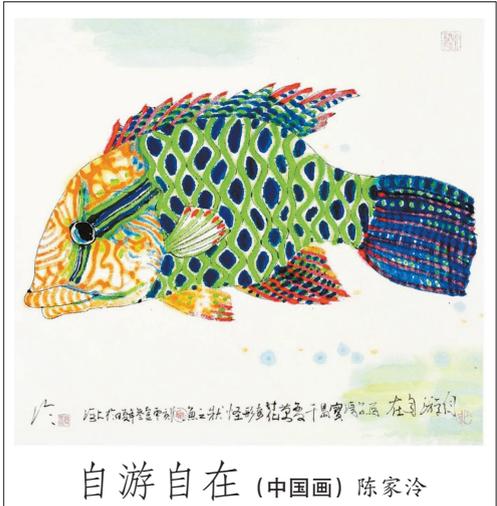
友人中,出门吃饭餐叙,有一定随身携带音乐的,也有一定随身携带好茶的,这些人精,都是我的一等亲人。

寂静之声 胡建君

释义“美食” 顾杰

梧桐流水账 石磊

自游自在(中国画) 陈家泠



自游自在(中国画) 陈家泠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十日谈

一夜长大 责编:殷健灵